

# 愛·被愛

愛人很辛苦。  
被愛也辛酸。  
矛盾中攜帶一種對立的清寒。  
午夜夢迴時，想起悸傷，想起情受傷之後流浪  
過去而今歸何處，想起人性的起起落落，想起  
憂鬱無謂又似所謂的轉動。  
情為何物，涉足多年，和病痛哮喘了多年，人生  
有幾個“多年”光陰？到驛站時却原來是一場  
楊柳奈着的空，自己的時空都已講不住魂魄了，  
只剩下很煙很煙很煙環味的氣體。  
有人說生命本行。  
我卻言感情更行。  
像沙漠中牧風沙的牧者，牧着自己滿是思緒的  
心事，牧着自己欲言無從的旅途，甚至還牧着  
用疲駭的足跡，  
海誓山盟終會編織着黑夜，像網一樣網住所有  
的夢碎夢醒，所有醉語暗嘆……  
若一切能從頭來過，真的，我不選擇去愛。

# 話族

多年前，多少世紀前  
我們的祖先  
早已洒下血淚  
在那一條歷史之路  
那條路哪  
有過辛酸，有過波折  
有過創傷，有過四面楚歌  
也有過走頭無路

那條路呵  
有過繁華，有過果敢  
有過鋼強，有過成功  
也有過抱在一起的鼓掌聲

我們有過高峰  
我們也有過低潮  
歷史可見證的是  
我們是個時時刻刻都熱血奔騰的民族  
我們儒家傳統的信念  
我們優良文化的發源  
早已在我們的腦  
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印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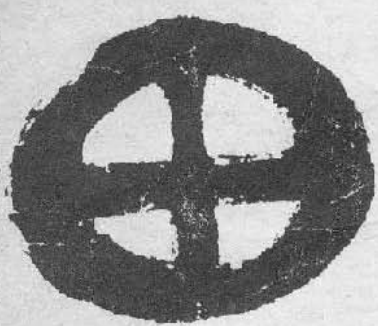
五湖四海  
都有我們的根源  
這個地球土地上  
都有我們一鼻子的聲音

我族，我魂  
相同的膚色，相同的眼睛  
相同的出路，相同的命運  
甚至相同的眼淚

脚步要齊要穩重呵，我族  
手要拉得緊繫得堅，我族

寫後話，看馬華爭得死去話來，  
無限感慨因此而寫。

砂勝越星座詩社



雙週刊  
第一五四期

# 泛旋專輯

昌泰

# 水梅訴

沒有恒常的悅樂  
以是有人說  
我是一株野生的米梅  
跨越不盡的黑夜  
在滿月的時候  
我反覆緘默地渡  
我是一株野生的米梅  
生長的土地也是枯涸了的  
無垠的荒漠  
曾背誦的許多名字  
都已畸型  
像凝固在英雄臉上的淚滴

# 依然淒清

站在太陽下，我不知道要看向那里走向那里。聽一遍又一遍姜毅  
恒的歌，依然清冷微微。  
我不知道自己要奔向那個風向，就像常常在思索話是爲了什麼這  
個問號一樣，令我的足依是里足不前一樣。  
還是喜歡去古晉國際機場內的餐廳虛度一些時光，看遊子揮手的臉  
臉譜，看遊子回歸的陽光，看一齣齣離離合合的初始至結束，雖是爲  
了獨驅淒清，但這人人的若即若離，若實若幻，若有若無的片面，却  
也能叫淒清冷漠下來。  
話一夕柔情吧！既使你是過客，你是逆旅，不慣看你駁着一包袱  
的煎熬，但也能如何？雖然你在我心底曾留下一夕柔，但又能如何？  
反正遺痕已經來不及去追悔當年的失落了。  
遠處迷濛的視覺逐漸烟消後，往往一種痛苦的痕跡又輾碎眸瞳上  
的一片肅條和一片淒清。就讓它魂已散魄已癱疾。吧了！

# 贖

所有浮離過的臉譜  
所有遠離去的配顏  
在星月被囚禁的夜里  
就將本已脆弱的眸神  
摧毀得更加凋零  
憂悒仍然深沉貼身  
記載着則則故事  
在曠色中發亮如透晶體  
易變不成形的容貌  
浮現齣齣依稀的悲喜片斷  
失去的如此可歌可戀  
又何必當初無感木覺  
我已懺悔如患色盲的蝠  
我已透視冷漠醫治創傷  
後再一次展示企望的裸顏

# 親

我要告訴你  
一個民族  
有一個尊嚴  
有一根永不死亡的根

6.85 給馬華

我要告訴你  
道、儒、教  
已在我們的傳統與歷史中  
種下了堅鋼的根

我還要告訴你  
多少世紀了呵  
祖先爲維護這根  
血肉已瀆滿這條路徑

千萬不要做一個香蕉的民族呵  
也切切莫做一個里的外黃的人

# 荅

香濃的小花爲你盛開  
蝶兒  
只願蒞訪留足  
日落之後  
盼你能棲宿  
悲喜的手極爲你伸張  
彩蝶兒  
爲何不在我心窩旁  
築巢久居  
倩影長伴

花落花謝之後  
你又要振翅遠足  
蝶兒  
你是否還捨念泣血的枝極  
怎麼渡這季寒凍的冬

# 楊昌泰書法展

秦琴先生題詞  
八十五

## 楊昌泰書法展

地点：古晉宋天祝路

許振生大廈

时间：一九八五年八月廿四、廿五日

上午十時至晚上九時

主辦者：砂勝越星座詩社

聯合開幕：古晉市長兼本社顧問

宋瑞源市長

本社顧問兼贊助人

許振生先生

# 我

